

刘洪林 小说作品

找的就是你

—

本应成亲的日子过去两年了，燕子还是没有找到王天峰。军部卫生队韩队长心疼地劝她：“燕子，王天峰不在咱们部队，兴许在别的部队，你不用发愁找不到他。”燕子心里着急，嘴上却说：“我跟他订的是娃娃亲，从小到大就见过两次，找不到他更好。”

韩队长故意逗她：“那你还找他干啥，干脆再找个人嫁出去算了。”燕子满脸通红，说：“我爸说过，娃娃亲也算，不能说话不算数。”韩队长这回不再逗她，还给她出主意：“燕子，咱们这次跨过黑龙江，还去苏联的伯力城。我听说别的部队早就去了伯力城，王天峰兴许在那儿。”

燕子跟着大部队来到伯力城，还是没有找到王天峰。她默默地盯着远处的山峦，心里不停地呼喊，王天峰啊王天峰，你到底藏在哪儿？都说你参加抗联打鬼子，我咋就找不到人啊？

燕子找不到王天峰，她听说南野营成立特战队，赶忙申请加入，打算早点儿回国，再去寻找王天峰。

伯力城的夏天短得可怜。燕子在特战队打败六名男队员，受到旅长周保中的表扬。到了秋天，旅里挑选二十名男队员和十名女队员，组成特别行动队，回国分头去执行任务。行动队有五名女队员跟五名男队员组成五对假夫妻，负责收集日军的兵力部署情报。

营长单独给女队员布置任务，还叮嘱她们：“假夫妻就是假夫妻，但执行任务的时候，必须装出个真夫妻的样子。”

燕子想起王天峰，不愿意跟高云飞扮演假夫妻。她低头正琢磨着，营长沉着脸大声地喊她：“王梦燕，你低头寻思啥呢？有啥问题，你可以提出来。”

王梦燕不是她的真名，她的真名叫孟燕，参加抗联的时候，她怕别人笑话自己出来找未婚夫，灵机一动给自己取了个假名，王梦燕。

营长的喊声比炸弹还响，她回过神来赶紧说：“营长，我才十九岁，咋跟他假扮夫妻啊？你还是让

我去执行别的任务吧。”

营长开导她：“十九岁怎么了？你不出来抗日打鬼子，在家早就结婚生娃娃了。特战队队员执行任务，还能挑三拣四吗？高云飞是排长，他负责安排工作，也负责你的安全，出现任何差错，回来我就处分他。”

燕子赶紧说：“营长，我服从命令。”

苏军派出一架军用运输机，载着三十名特战队队员飞过黑龙江，又兜了一个大圈子才把他们分别投下去。

燕子和高云飞降落到宁安县荒无人烟的大山里，越过敌人两道封锁线，又登上一个山顶，高云飞才放掉随身携带的信鸽说：“咱俩往西面走。”

二

燕子跟着高云飞翻山越岭，吃干粮、啃野果、喝凉水、住山洞，一点点收集日军在宁安县境内的部署情况，还绘制出宁安军用机场的位置和里面的兵力分布图。

燕子渴望能够打听一下王天峰的下落，站在白云岭上，她问高云飞：“咱俩啥时候能去县城转一转？”

高云飞皱起眉头问她：“到县城去干啥？”

燕子不愿意说破自己的心事，只好撒谎说：“咱俩在山里找不到特务，就到城里去找找呗。”

高云飞不同意：“城里的特务不归咱俩管，咱俩的任务是在山里找特务。”

燕子无奈地笑着说：“那就赶紧下去搜山吧。”

燕子跟着高云飞在山里转悠到第五天，还是没有找到一个特务。

高云飞找到一个隐蔽的山洞，把捉来的刺猬放到地上说：“你先到山洞里休息，我到外面去弄点儿干树枝。”

燕子看着他走出山洞，又想起远在天边的王天峰，她按住胸前的玉佩在心里直嘀咕：“王天峰啊王天峰，你到底在哪里啊？”

燕子六岁那年见过王天峰，那时候他才八岁，长得虎头虎脑的，还给燕子逮过一只大蝈蝈。自己十岁生日那天，娘笑眯眯地塞给燕子一块玉佩说：“你跟王天峰早就订了娃娃亲，这块玉佩就是他们家送给你的订亲信物。”

燕子很喜欢王天峰，他那虎头虎脑的样子，真像一只大蝈蝈。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知道当年的“大蝈蝈”长成啥样了？

燕子还在胡思乱想，高云飞很快就扛着一捆干树枝回到洞里，熟练地生好一堆篝火，又把刺猬架在火上烤熟了。高云飞撕下一块肉递给她，说：“尝尝我烤的刺猬肉，看看香不香。”

燕子一边接过刺猬肉，一边夸赞他：“嗯，闻着就挺香的，我先尝尝。”

太阳落山，高云飞又往火堆里添些干柴。像往常一样，高云飞躺在火堆的外侧休息，燕子躺在火堆的里侧休息。燕子隔着火堆问他：“这些天咱俩都没有碰到特务，是不是山里根本就没有特务啊？”

高云飞不同意她的看法，说：“不可能。鬼子到处安插特务和眼线，这些大山周围有十多个村子，怎么可能没有特务，咱俩明天继续找，非把他们找出来不可。”

燕子很喜欢高云飞这种执着的性格，她的脑海里又蹦出一只虎头虎脑的“大蝈蝈”，把她弄得心烦意乱，只好催促他，说：“你说得对，咱俩明天继续找，赶紧睡觉吧。”

三

早晨起来，俩人吃掉剩下的食物，燕子跟着高云飞爬上山顶，向山沟里面仔细观察，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这才走到山沟底下，由北向南一点点地向前搜索。

他们边走边采摘木耳、猴头蘑和野果，看上去更像是进山采摘山货的小夫妻。这条山沟里面没有情况，他们又翻过一座山顶，顺着山沟走出五六里地，燕子猛地停下脚步，指着远处的山坡小声说：“你快看，那边有个小木屋，里面兴许有人。”

高云飞仔细端详那个小木屋，看它一点也不像猎人搭建的窝棚，赶忙小声地叮嘱她：“咱俩悄悄地靠过去，见机行事。”

小木屋里有四个男人正在喝酒，有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边吃边发牢骚：“他奶奶的，老子在这里蹲守都快一年了，连个抗匪的影儿都没见过，说不定他们都跑到苏联那边去了。”

另一个更老的男人安慰他：“老弟别生气，我跟喜子在那边也蹲守大半年了，也没有见到一个抗匪的影子。”

“抗匪”是日本鬼子和特务对抗联官兵的蔑称。高云飞用手势告诉燕子：“那边有棵大树，咱俩悄悄地撤到大树那里，再研究怎么对付他们。”

燕子跟着他蹑手蹑脚地来到大

树后面，高云飞小声地分析：“这个小木屋肯定是个特务网点，里面有两伙特务，咱俩抓住他们没问题，兴许还能问出不少情况。”

燕子有点儿担心：“万一弄砸了，咱俩可就危险了。”

高云飞很有把握地说：“咱俩出其不意，先把他们制服，再把他们绑起来，然后分头审问，谁反抗就打死谁。”

燕子拔出手枪，跟着高云飞重新来到小木屋门口。高云飞一脚踹开房门，冲进去用手枪指着四个特务大喊：“不许动，把手举起来。”燕子也冲进去，挡在门口用手枪指着他们。

特务们扔掉手里的筷子和酒碗，看见他们只有两个人，一个个骨碌碌地转着眼珠子，慢腾腾地不愿意举手投降，那个最老的特务借着桌子的遮挡，悄悄地摸出手枪，举起手照着燕子“啪”地打出一枪。子弹顺着燕子的耳边飞过去，直接打进木头里。高云飞眼疾手快，甩手一枪，打中老特务的胸口，“扑通”一声，老特务摔倒在地上。

燕子火冒三丈，端着枪走过去，狠狠地踹了老特务一脚。老特务纹丝不动。燕子看他死了，就用枪口对准剩下三个特务大吼起来：“想死的站出来！”

剩下的三个特务老老实实地举起双手，谁也不敢乱说乱动。

高云飞搜出他们身上的枪，又在屋里找到几条绳子，把他们一个个捆了起来。

高云飞单独审问一个特务，审出不少特务网点，还有周围日伪军的分布情况。高云飞用毛巾、棉絮堵上三个特务的嘴，对他们说：“咱们都是中国人，要是你们知道悔改，我们不杀你们，谁要是再去当特务，下次让我们碰见，绝不轻饶。”三个特务不住地点头。

高云飞又招呼燕子：“咱们走。”燕子抓起地上的皮兜子，把桌上能带走的食物全都装起来，转身刚走到门口，猛地听到一声枪响。

原来躺在地上的那个老特务一直装死，他身上带着两把手枪，趁着高云飞审问别的特务，他悄悄掏出藏在靴子里的手枪，朝高云飞开枪射击，打中了高云飞的右肩。

高云飞立刻甩手给了老特务一枪，正打是老特务的脖子上。燕子看见老特务暗算高云飞，拎着手枪走到老特务跟前，对着他的胸口补了一枪，老特务一命呜呼。

未完待续

一块旧手表（外一首）

磐石

盒子已陈旧，被一份孤独悄悄打开。一块旧手表静止在光阴里，装满记忆剪辑，细碎的往事

旋转青春之时，父爱的罗盘那一刻，于腕上诠释，时间的命题

现如今，指针沉静在岁月里亦压弯了，父亲的脊背无法承重的双目，一直阅读着成长

在窗外踱步

窗外，夜温馨静谧与淡泊，同繁星对话喧嚣，不知不觉隐去心潮和脚步，踱进深邃

六月风，徐徐而来带着清凉，所有安静在此刻，被安置于心中疲惫，亦随夜风轻散

于窗外的树荫下，漫步在一种享受中。循着枝叶的寂寞，浮动缕缕思念，托起夏的梦境

钥匙（外一首）

胡瑜琤

父亲变得沉默像一把老旧的锁我不知道，那紧闭的心门里有怎样的喜怒哀乐父亲睁着两只混浊的空洞的眼睛，这两只眼睛像两扇小窗户将世间的光折入只有母亲过来轻抚父亲的脸唤一声“老伴”这把锁才“啪”的一声打开发出“唉”的一声

夜归人

慢下脚步她想将回家的路拉长拉长，拉到和黑夜一样长这样，她只需走下去走到黑夜尽头便会看到天光，只有在路上她的身体和心，才统一只有在路上她才不会陷入黑暗

爱上阅读
让萤火虫照亮读书之路

带光而行

培育法治文化

创建法治营口